

菜园时光

胡晓延

中国人对开荒种菜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从国内到国外，从乡村到城市，只要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，就会开辟出几方“中国式”菜园，种上瓜果蔬菜，或自给、或送人、或售卖……

打小，土里刨食的父母对土地的执着与寄望，已深深地植入我的骨血，对土地的挚爱，已然成为我此生难以割舍的情怀。故土难离，已经90多岁高龄的父母仍生活在老家农村，闲暇奔向家的地方，已然成了我携带妻儿每周风雨无阻的习惯。

老家院子里有一块凹地，早就盘算着整出几垄菜地，趁着村里整修当家塘的工夫，拉了几卡车的半干塘泥，又从宅基地上挖些土来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算把凹地填平整好，再从房前屋后，鸡舍灶台里搜罗一堆农家肥，掺和着油菜籽饼肥充分发酵，混合均匀地洒在一垄垄长方形的菜园里。

春暖花开时节，种上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等10余个品种的幼苗。双休日里，找来多年弃之不用的小桶和扁担，挑水施肥，精心培育着稚嫩的幼苗，等待着一周后长出新的模样。在与双亲和妻儿的彼此关爱中，重又体味着农夫的艰辛，与暂别城市喧嚣的别样风情。

常言道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新开的菜园土地贫瘠，施肥急不得，施上的农家肥比不上化肥，肥劲来得慢，施肥过猛，怕幼苗吃不住，蔫了苗；施少了，又怕幼苗过于瘦黄，挂不住果，少施勤施方可催促小苗茁壮成长。

几周后，藤蔓蔬菜长出尺余长的条藤，昼夜不停地吮吮着养分，奋力地昂首向上。此刻，选择细长条的竹杆搭好架子，让它们顺势攀爬。不经意间，藤蔓的枝杈上竞相开出各色鲜艳的小花，引来蜂蝶翩翩起舞，嫩嫩的果实挂上枝头，与绿叶蔬菜各逞姿色，争芳斗艳，着实招人喜爱，百看不厌。

到了初夏，10余个蔬菜品种盛装登场，长长的豆角打了头阵，脆嫩的黄瓜，翠绿的青椒，紫色的苋菜，成了双亲和我小家庭当下餐桌上的时令菜肴。

清晨，小脚的母亲随手采摘几样，在土灶柴火锅里炒上几盘，那沁入心脾原汁原味的清香，唤醒了我早已淡去久违的美好记忆。

二

天渐渐地热了起来，菜园里的蔬菜随之进入丰产期。有了还算齐全的蔬菜品种，平日里年事已高的母亲，少了拄着拐杖去村头买菜的颠簸。不出一周，菜园里已是果蔬满园。

仲夏时节，是园子里蔬菜的生长旺季，也是小青虫、蚜虫、菜蛾作乱的时节，虫子会在夜间爬上菜叶，蚕食嫩叶，蛀入瓜果内核，白天又藏入叶子的背面，不动声色地毁坏菜园里的蔬菜。此时，打点农药虽然省事，但农药的残留还是不可小觑，还是自个儿动手消除虫害最为可靠。吃花了的蔬菜叶片背面，或新长出的新叶上，便是虫子的藏身之处，用手一片一片地翻看，就能让长条的青虫，聚成伙的蚜虫现出真身。已被虫子蛀了的瓜果，只好忍痛割爱摘了弃之，以除后患。早晚查看一次，可保一周无恙。

每个双休日，辛勤劳作一天，出一身大汗，身心倍爽。摘下鲜嫩的瓜果蔬菜，装上满满的菜篮子，除了供给当天一家人享用之外，年迈的父母总是一个劲地叮嘱我们多带些回城，稍事整理，分类装袋，收藏进冰箱保鲜层，供小家庭吃上一周。

转瞬已是盛夏，太阳以极端的火热炙烤着大地，也炙烤着园子里的蔬菜，即便是隔三差五浇水灌溉，叶片也不能全然抵挡住骄阳的威猛火力，纷纷卷起并随之枯黄。身体还算硬朗的母亲，趁着我们回城，颠簸着买来复合肥，高温下浅埋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不少蔬菜根须彻底烧伤。眼看着挂果累累的蕃茄，一天天萎缩下去直至枯死，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，一句话也不敢说，只留得我们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是新翻的无病无菌地块，施下的肥料，也是经过充分发酵的熟肥，怎么就好端端地染上了病菌呢？直到拔去蕃茄枯茬重新翻种时，发现天旱还未融化的复合肥料粉末清晰可见时，这才明白是母亲无意间好心办成了坏事。其实，90多岁的母亲哪里知道儿子的心思，整这几垄菜园，为的并不全是种新鲜蔬菜，更多的是儿子为陪伴双亲而找的一个无言的由头。

三

已过了盛产期的茄子，赶在立秋之前，砍去枝丫，留下老桩，半月之余，重又开花结出秋茄子。下市的黄瓜、豇豆，拔去老藤，抢种下提前培育的新苗或种子，适量施足农家肥，新苗长出一月之后就能挂上果实，立即呈现出立秋后的另一番风景。前来串门的邻里乡亲，皆为此惊讶不已。

秋高气爽，暖阳高照，是培育越冬蔬菜的好时候。七葱八蒜，九油十麦。跟着节气走，顺应季节变换，清除杂草，整墒松土，栽葱放蒜，培育秧苗，播种越冬蔬菜，小天地里相向而行。人生，概莫能外。

天气渐渐寒冷，北方需要着手储备大白菜、大葱等越冬蔬菜。南方则少了此类繁琐，只要控制好菜园里土壤干湿度，便可任由生长。哪怕是下起雪来，冰雪覆盖下的蔬菜，也会探出头来，给这银装素裹的洁白世界，增添一份绿意。

年终岁尾，长期在外经营生意的哥嫂全家回到故乡，孤寂的母亲有了陪伴，全家人聚在一起，相互倾诉一年来的牵挂，共享天伦，其乐融融。谁知，新冠肺炎从江城武汉蔓延开来，与鄂为邻的皖西南故乡小山村里，防疫形势变得空前紧张，管控措施也随之日益加码升级。往年春节过后在家待不了一个星期的哥嫂一家6口人，被严严实实地“困”在家中一个多月。好在深秋和初冬种下的蔬菜，长势旺盛，翠绿欲滴，省却了他们上街买菜的不便。哥嫂一家喜不自禁，说是满园子的蔬菜，在这非常时期可是帮了大忙，一日三餐，端上桌的不重样。已是耄耋之年的母亲，有了哥嫂的陪伴，精神劲儿倍足。

“家是最小的国，国是千万家。”一片不大的菜园为守住家的阵地尽一份力，无不是对家国情怀的守卫和灵魂的皈依。

归途
苗青
摄

小满的“麦”象

葛亚夫

小满是一个占卜者，既标度节气，又标识南北。“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在南方，此“物”指雨水的物象，小满江河满。在北方，此“物”指麦子的意象，灌浆饱满。雨水和麦子，原本风马牛不相及，但走进小满，你就能领会它的诗意——一望无垠的麦田，麦浪滚滚，分明就是最波澜壮阔的江河！这时，你会恍然，小满的脉象，就是“麦”象。

麦，又叫来或棘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道：“象芒刺之形，天所来也。”雨和麦渊源相同，都来于天。但是，麦显然有备而来，披芒执刺，大有一统天下的天子之势。“天降瑞麦，一来二……”一是麦；二是小麦和大麦，打仗亲兄弟；三是万物，也是天下。麦是来收复天下的！随着五月的深入，一步步走进麦田腹地，这种感觉和意象就愈加灼热、强烈。

小满时节，麦子的锋芒毕露，日益坚硬。风一吹，暗潮涌动，披针形的叶，犹如出鞘的剑，发出霍霍的骚动；每一株麦子，都是一支箭矢，悬在麦浪的弦上，一触即发。此时，大麦已黄袍加身，伸着修长的脖子，君临天下。小麦则厚积薄发，稍带青涩，青衫泛黄，芒须变硬，帝王气也已显山露水。只待那芒种的信号一到，兄弟俩就直捣黄龙，轻取天下……

这是少时的童话。如今，我一次次复盘，却难以复原，一如我不再是从前的少年。

眼前，只剩下小麦，一半青脸，一半黄脸，孤单地进行小满的封禅仪式。刚烈冒进的大麦消逝了，甚至优柔寡欢的燕麦也匿迹了。陈藏器说，麦“秋种夏熟，受四时气足，兼有寒热

温凉……”用拟人的手法说：昔日的好兄弟，一起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，知冷知热……

时间退到小满前，大麦、燕麦还是有一些的，不过被当做杂草，清洗了。

时间再退，退到我的童年、麦的三国时期。小麦是庶出的长子，有些像曹操，城府深，权谋高，疑心重；大麦是嫡出的幼子，有些像刘备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；燕麦是私生子，有些像孙权，偏居江左，小富即安。结局我们都知道，历史用人演一遍，我用麦演一遍。

时间再退，退到人类的童年、草的童年。那时，小麦、大麦和燕麦，都还是草，和其它草一起乐颠颠地生长。那时，没有神农，也没有神谕，说它们是天子，是“天所来也”。那时，它们一起从秋天出发，越过寒冬，跨过阳春，抵达夏天，在时光的轮转里筚路蓝缕。

对于麦，那场“玄武门之变”是何时发生的呢？让人类和历史选择了小麦。

小满就是那道致命的门。大麦的确高富帅，但锋芒太长、太露，颖果像肚量，狭长，拖泥带水。而燕麦，疲于狭缝里求生存，无锋芒可言，颖果更是孱弱。小麦矮而壮士，锋芒收敛，稃宽颖果大，最具竞争力。李时珍更是如此把脉：小麦味辛，性寒；大麦味咸，性温、微寒；燕麦性平，味甘。无论权谋，还是秉性，小麦都是更适合必登大统的那一个。

放眼望去，小麦青黄参半，有些浩瀚，有些孤单。天子称孤、寡，不是谦称，而是虔诚。“麦，金也。金玉而生，火王而死。”小满的脉象上，小麦正在饱满，也正在干涸。